以笔为枪

重读抗战诗篇

每一位抗战诗人都是抗战老兵
将士凋零　诗篇永存

韦晓东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以笔为枪

重读抗战诗篇

韦晓东　编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 / 韦晓东编著. --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51-2282-8

Ⅰ. ①以… Ⅱ. ①韦… Ⅲ. ①诗集－中国－现代 Ⅳ.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621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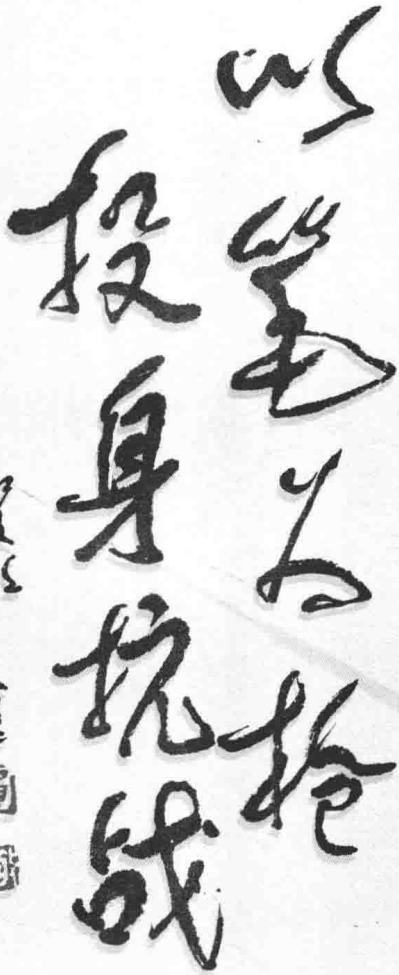
书　　名	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
编　　著	韦晓东
责任编辑	丁亚芳　张元卿
装帧设计	马亚楠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un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495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2282-8
定　　价	66.00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贺敬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丁 芒

将士凋零
诗篇永存

丁平

抗战胜利，中国军队重又守卫卢沟桥。战士身后，“卢沟晓月”四个大字清晰可见。

倾听最后的吼声

——序韦晓东《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

吕　进

诗是双重关怀和双重干预的艺术：生命关怀与生存关怀；生命干预与生存干预。这两种关怀与干预并不会平行，在不同的语境下，诗会有不同的基本审美倾向。在和平安定的时代，诗的天平会更偏向“生命关怀”，诗叙说着人性、人道、人情的生命体验；在革命、动乱、战争的历史时期，诗会更倾心于“生存关怀”，呼唤着社会雷电和时代风云。当然，优秀的“生命关怀”的诗，写到极致，也有“生存关怀”的厚度；而优秀的“生存关怀”的诗，写到极致，也会有“生命关怀”的内蕴。

抗战时期的诗，绝大多数是“生存关怀”的铁血歌唱。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州大地，大江南北都点燃了抗日烽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新时期是中国新诗的三大高潮。抗战诗歌这个高潮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仅仅属于新诗发展史，而且属于中国现代史——它是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诗的足音，它是中华儿女爱国情怀的诗的记录。

“一腔热血沸腾时，万里汪洋起波澜”（张自忠）。在外敌入侵的烽烟里，诗人们几乎都提笔上阵，国破山河碎，时代的诗风也为之一变。“生存关怀”站到了前台，曾经把写诗作为“灵魂的苏息”的诗人戴望舒就是典型的一例。卞之琳在为《戴望舒诗集》写的《序》里说道：戴望舒有“一种绝望的自我陶醉和莫名的惆怅。直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才转而参与了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有责任感的诗人的行列。”在香港的监狱里，被日本人抓捕而受尽毒刑拷打的戴望舒，写下了《狱中题壁》（1942 年 4 月）和《我用残损的手掌》（1942 年 7 月）这些传之久远的名篇，卞之琳认为，《我用残损的手掌》是“他生平也许是最有意义的一首诗”。戴望舒的沉雄悲壮的抗战诗就永远留在诗歌史上了。

《后汉书·班超传》说的“投笔从戎”，在抗战诗人这里是“以笔从戎”。他们并不“投笔”，而是捏紧笔杆，以笔为枪，冲向战场。我刚刚出版的《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一书（重庆出版社）的第八章《著名诗人在大后方的诗歌创作》就分节研究了“以笔从戎”的臧克家、冯至和艾青：臧克家不属于任何流派，冯至是后来的九叶诗派的老师，艾青是七月派诗人。当我们今天读到韦晓东这个选本，重温抗战诗篇的时候，的确深深感觉到，如同晓东所讲：“每一位抗战诗人都是抗战老兵。”

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因素，抗战诗歌从地域上划分为四个板块：大后方、解放区、沦陷区以及海外。《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对这四个区域都有所注意，并且还发掘出了几位过去被忽略的诗人。英国诗人威斯坦·奥登的入选，说明一些外国诗进入了编者的视野：英国、美国、苏联，甚至日本诗人，也有在中国写抗战诗的。

我记得我曾经为《人民日报》写过一篇《对再生的呼唤——重读郭沫若〈凤凰涅槃〉》。“温故而知新”，那么重读抗战诗篇有些什么新的感受呢？择其大要而言之——

其一，和其他历史时期的诗相比，抗战诗歌是最接地气的诗，是最大众化的诗，真正成为国民的心声，民族的呐喊。而且，抗战时期诗人们通过朗诵诗、方言诗、街头诗、枪杆诗等等诗体的创造，努力丰富诗与大众的联接渠道，从入选的一些诗篇可见端倪。这些，都是抗战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艺术经验。诗必须坚持大众化，诗的生命只能由读者赋予。时下流行的“凡大众喜爱的诗就不是诗”的言论不值一驳。 诗一经公开发表，就成了社会产品，也就具有了社会性。所以公共性是诗在社会的生存理由，也是诗的生命底线。无论写“生命关怀”，还是写“生存关怀”，诗背对受众，受众肯定就背对诗。

其二，抗战诗歌对民族形式十分看重，不仅在创作里多有坚持，而且在大后方展开了讨论。大众化和民族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诗绝对不能以“创新”的名义去超出诗的美学边界。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近年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新就新在自由”，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回望抗战诗篇，这类腔调实在应该休息了。

其三，抗战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诗歌现象，就是传统的诗词曲在新文学里沉寂

近乎 20 年之后，奇迹般复苏，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初期的中国新诗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新诗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祸根。在很多新诗人纷纷投入民族解放洪流的同时，传统诗词的创作也迎来了崭新的春天，并在抗战救国的主旋律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很多新诗人都是从传统文化和旧诗词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他们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诗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诗词复兴的美丽华章。《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编选的旧体诗词占了相当分量。它展现出，除了新诗人，抗战诗人的队伍还有许多写旧体诗的生力军，包括众多抗战将领，政治家，等等。

本书从抗战全面爆发的 1937 年到日寇投降的 1945 年，分年编选，成为抗战诗的编年史：屠杀与苦战—煎熬与相持—投降与胜利，构成全书的结构脉络，这种体例颇富新意，方便读者动态地了解诗歌中的抗战和抗战中的诗歌。我们生活在“互联网 +”的时代，编者运用微信场景杂志的形式，在移动互联网上推广本书，也是一个新鲜做法。

南京的诗人里，我的朋友和学生应该不算太少。很多年前，我还曾为南京诗人叶庆瑞的诗集写序，但是我和晓东却缘悭一面。上个月我在国外接到他发来的 e-mail，这本诗选，他邀请了贺敬之和丁芒题词，冯亦同和我写序，他希望我能够同意。今年是抗战胜利 70 周年，诗歌界也策划了一些项目，艾青研究会主编的《我爱这土地——艾青抗战诗选》就已经出版。晓东这个选本是相当有意义的。接到晓东的信，我还突然想起吴奔星生前对我的嘱咐：“你要为我们南京做事啊！”于是决心参加到这件工作中来。

晓东先后在两大传媒集团服务 20 多年，策划能力颇强，多有建树；我读了他为本书入选诗篇写的赏析，体会到我这位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的文学才华。我祝贺《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的问世。

是为序。

（吕进，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全国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多届评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微信扫一扫　听抗战诗篇

于右任

王统照

吴奔星

陈禅心

胡　风

叶圣陶

奥　登

李兆麟

艾　青

李根源

常任侠

阿　垅

穆　旦

蔡其矫

彭桂萼

许幸之

沈祖棻

贺敬之

李少石

王冷斋

制作：徐自非　黄　勇　配音：陈治伊

微信场景杂志　　平台支持：微有趣　　创意：韦晓东

与史同行　为诗传薪

冯亦同

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读到资深媒体人、诗人韦晓东精心编选、倾情评析的《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虽然捧在手中的还只是一部尚未付印的黑白校样，但我已经被澎湃在这厚厚一叠书稿中的历史激流和诗歌激情，深深地感染了，心中涌起无比的兴奋与激动。

从“1937”到“1945”，一百三十多位抗战诗人的诗歌作品，带着七十年前发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上生死搏斗的炮火硝烟向我们走来。在这支以笔为枪，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战斗行列里，有谢晋元、马本斋、李兆麟、陈辉、钟毅……这些血洒沙场，以身殉国的前线将士、民族英雄；有于右任、陈毅、凯丰、吕正操、肖克、沈钧儒、陈叔通、李根源、王冷斋等一批抗战史上广为人知的军政要员与社会贤达；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巨匠、文坛名家：郭沫若、胡适、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巴金、老舍、王统照、胡风、李金发、戴望舒、李广田、何其芳、蒲风、穆木天、徐迟；更多的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烽火岁月里成长的一代新诗骄子：艾青、臧克家、田间、光未然、贺敬之、郭小川、魏巍、公木、陈靖、穆旦、阿垅、吴奔星、覃子豪、孙望、赵瑞蕻、臧云远、芦甸、鲁藜、绿原、曾卓、牛汉、方然、方冰、丁芒……以及同他们一起歌唱和战斗的传统诗词作者：邓拓、唐圭璋、沈祖棻、王季思……

以上名单，虽然只是本书收录诗篇作者中的一部分，远非历史的“全豹”，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他们所代表的八年艰苦卓绝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抗战诗人”这个特定群体同样具有的“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广泛性、全民性和一致性；而诗人们笔下的“抗战诗歌”所高扬的战斗意志与必胜信念，如果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想最贴切、也最“前卫”的语汇，应该是1935年被诗人田汉和作曲家聂耳谱写进《义勇军进行曲》（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中的那个脍炙人口又深入人心的不朽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从这个最能够体现历史特色、时代精神和民族情怀的"主题词"来看，《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所着力反映与表现的，就是这样一部以诗歌为载体的抗日战争"编年史"，是一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独立自由和光明未来的不屈战歌；是与历史同行的亿万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和诗歌之名，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共同构筑的"新的长城"和"诗的丰碑"；也是在今年这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时刻，献给胜利者、褒扬战斗者、祭奠牺牲者的一束永不凋零的"七色花"。

我之所以强调"七色花"，是因为作为历史经典的回顾与重温，本书从选篇立意、史料运用，到赏析评点、图文编排等各个方面，编著者在尊重历史和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十分注重主题意涵的伸延与拓展、题材内容的丰富与变化，表现形式的活泼与多样，力求做到视野开阔、兼收并蓄与博采众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抗战史诗"，不仅有叱咤风云的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咏怀述志、慷慨陈词，对侵略者暴行的控诉、对反抗者英勇的讴歌，让今天的读者与昨天的历史"面对面"，直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战"与"降"、"胜"与"败"的对决，真切感受国土沦丧带来的深重苦难，中国军民立下的丰功伟绩；同时也通过各种社会生活场景和形形色色人情世态的交织，全方位地记录战火中青春的洗礼，爱与仇、生与死的轮回，流亡路上的弦歌与进取、海外赤子和国际友人的响应与声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莫向西川问杜鹃，繁华争说小长安，涨波脂水自年年。筝笛高楼春酒暖，兵戈远塞铁衣寒，尊前空唱念家山"（引自沈祖棻《浣溪沙·客有以渝州近事见告者，感成小词》）以及留下"内斗伤痕"的《囚徒歌》（林路基）和《牢狱篇》（鲁煤），如同大时代激流中的朵朵浪花，伴随着江面舟楫的飞行，也见证江底沉渣的泛起、磐石的坚贞……

因此，在本书全景式展开的抗日战争各个阶段的广阔历史画卷上，我们既看到艾青数百行长诗《吹号者》中那个"在震撼天地的冲杀声里，/在决不回头的一致的步伐里……/我们的吹号者，/以生命所给予他的鼓舞，/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在死亡之前决不中止的冲锋号，/那声音高过了一切，/又比一切都美丽"的豪

迈与悲壮；也看到了魏巍十六行短歌《蝈蝈，你喊起他们吧》所刻画的战斗间歇中露营战士酣睡入梦、蝈蝈在他们身边吟唱的轻柔与温馨：用评点者的话来说，“这可能是抗战诗歌史上最美丽的一只昆虫了”。每一位抗战诗人的笔下，都有来自不同战区、不同生活境遇和人生遭际的情景再现和心灵悸动。即使在同一个诗人的笔下，其内心世界的诗意流露也并非单一的色调，就像年仅25岁牺牲在晋察冀土地上的沅水之子陈辉烈士在他的《献诗——为伊甸园而歌》中宣誓的那样：“也许吧，/我的歌声明天不幸停止，/我的生命/被敌人撕碎，/然而，/我的血肉呵，/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那花儿呀——/红的是忠贞，/黄的是纯洁，/白的是爱情，/绿的是幸福，/紫的是顽强。”年轻诗人当年以生命“兑现”的预言，和所有以笔为枪的抗战老兵一起，书写出辉映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大气磅礴又多姿多彩的“抗战诗篇”。

闻一多先生说过：“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以《红烛》、《死水》、《七子之歌》等名篇彪炳中国新诗史的这位爱国诗人和民主斗士，虽在八年抗战中鲜有诗句，但他高度评价田间的抗战诗歌称其为“擂鼓诗人”。朱自清先生在抗战时期有旧体诗集传世，新诗作品仅《昆明五华中学校歌》（本书收录此篇并作了很好的诠释）几首，然而朱先生却是抗战中兴起的新诗朗诵运动的积极推进者。值得一提的还有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发起和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朱先生被推选为45名理事会成员之一。“文协”自始至终是全国文艺界团结抗日的一面旗帜，分会遍布全国各地，包括大后方的国统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孤岛”上海和香港，影响所及远至海外；其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的选编与撰稿，既围绕着为数众多的“文协”作家群展开，同时也有重点地突出抗战史上留名、留诗的爱国将领和各界人士，对多年来因各种原因受冷落、被遗忘的抗战诗人及其作品与事迹，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挖掘、追踪和整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不拘一格地编订选目、图文并茂地介绍作者、情深意切地赏析评论，为历史存“真”，为诗歌传“薪”，正是本书别开生面、独特鲜明的最大特色——新体诗与旧体诗并肩，“国统区”和“解放区”牵手，一场不分

党派和流派、不分地域和身份，为弘扬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保存和传承现代文学史最辉煌、雄奇、瑰丽的“抗战诗歌大联唱”，一定会给您带来不一般的心灵震撼与审美感受。

我想这份成绩的取得，是同本书编著者韦晓东先生全身心的投入与辛勤劳作分不开的。我和晓东结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诗潮澎湃、南京“诗人角”春花绽放的日子里，还是年轻学子（也是我的隔代学弟）的他在高校组织诗社、办《江南岸》诗刊，出个人诗集《纯洁的诱惑》，是当年最活跃的校园诗人之一。大学毕业后从事传媒工作的数十年间，虽然身在“诗坛”之外，但仍坚持爱诗、学诗、写诗，痴心不改。自去年初接受中央电视台十集专题片《诗行天下·下江南》的撰稿任务以来，如同一场归队前的热身运动，重新高涨起诗人的热情，终于在自己进入“知天命”之年的今天，从现实回望历史，以诗心撞击诗心，在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抗战征程上追寻“诗魂”与“大爱”，精雕细刻着心中的那座丰碑，为不朽的史诗笺注，为诚笃的诗人绘像，寄托着他向流血的历史和流泪的诗篇表达的一份庄严的敬意。

正是从这个同样也属于文学和诗学的专业角度出发，我以为《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这部尽管难免遗珠之憾、的确已分量不轻的诗文新著的问世，既有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现实意义，也是它的编著者和出版方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新诗的百年华诞（1916—2016）所献上的一份富有启示性、历史性与美学价值的厚重大礼。

2015年大暑时节书于金陵百杖斋之南窗下

（冯亦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集《紫金花》、诗评论集《红叶诗话》、散文诗剧《朱自清之歌》，传记《郭沫若》、《徐志摩》《朱枫传》等多种，曾获南京市文学艺术奖、金陵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现任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顾问、南京市作协顾问，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第一编
1937—1938
屠杀|苦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